

魯迅散文選講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舊事重提之一——

我家的後園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百草園。現在是併屋裏一些當給朱文公的多過了，連那最末末的相兒也已泛泛，七八年，其中似乎堆聚品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即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說

鲁 迅 散 文 选 讲

四平市植物油厂三结合编写组
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frac{3}{4}$ 印张 56,000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091·676 定价: 0.22元

编辑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的一生。他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高举战旗，冲锋在最前列。他横扫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文人，特别是对钻进革命营垒的“蛀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冲破白色恐怖，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尤其是同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的七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译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对政治、文学、艺术等等，作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刻论述，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经验的光辉结晶，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

意义。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学习鲁迅作品的需要，用战斗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我们请长春新华印刷厂、长春市钢厂、四平市植物油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分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一六部队、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四平师范学院等单位，组成三结合编写组，编辑了这套鲁迅作品选讲。这套读物包括鲁迅的杂文、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注释及讲解，将分册陆续出版。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有缺点和错误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目 录

题 辞.....	(1)
秋 夜.....	(9)
这样的战士.....	(17)
失掉的好地狱.....	(24)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3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7)
藤野先生.....	(50)
范爱农.....	(64)

题 辞^①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②在地面上，不生乔木^③，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④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⑤，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⑥。

地火^⑦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⑧一旦喷出，将

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①，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注 释

①《野草》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间，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二十三篇散文诗的结集。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编辑这部作品集时，写了《题辞》，最初发表在《语丝》第一百三十八期。《野草》的最初几次印刷都有《题辞》，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检查机关抽掉。一九四一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又重新加入。

②委弃——抛弃，丢掉。

③乔木——高大的树。

④根本——草木的根。本，根。

⑤删刈(yì)——删割。

⑥地面——指黑暗的旧社会。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称《野草》里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这里的“地面”，也就是“废弛的地狱”。

⑦地火——指蕴藏、沸腾于地下的革命烈火。

⑧熔岩——原指火山喷发时所流出的浆汁凝固成岩。这里指革命高潮到来时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⑨静穆——指黎明前的黑暗，暴风雨前的沉寂。

分 析

《野草·题辞》是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写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离开厦门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当时的广州被看做“革命策源地”。鲁迅原想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中山大学做些“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并且要跟“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以上均见《两地书》）但是，国内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广州实际上已经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成为“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即国民党新军阀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天下了。而且，曾在北京为封建军阀效命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这时也纷纷南下广州。于是，反动气焰更加嚣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鲁迅当时在中山大学就受着各种“特殊人物”的包围和监视，感到虽

然从北京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缙绂之忧”了。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五日，广州的大屠杀也开始了。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使鲁迅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不顾一切，当天出席中山大学系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⁴于是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拒绝他们所下的聘书，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当时，鲁迅的处境也十分险恶。反动派除派人对他进行“访问”、侦察思想外，还制造种种谣言，企图造成陷害的借口。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一向相信进化论”的鲁迅，使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在这里，“轰毁”、“破灭”，都表示着阶级论对于进化论的决定性胜利，表示着鲁迅思想已经开始了质的飞跃。这是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的重要关头。⁵“四·一五”大屠杀后十天，即四月二十六日，他写下了这篇《题辞》，这是作者世界观转变的真实记录。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罪行极度悲愤心情的表露。为什么会在开口的时候感到“空虚”呢？鲁迅后来在《怎么写》（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一文里谈

他在厦门的心情说：“……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根据这番话，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领会。一、悲愤到极点，反而“无话可说”。“三·一八惨案”时，鲁迅对段祺瑞军阀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青年和群众的血腥暴行气愤已极，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里，他写道：“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这种“说不出话”的压抑感，正是悲愤已极的缘故。二、白色恐怖，有话不能说。鲁迅后来在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时，他不能照直地说出心里的话，用来表达他的愤懑和仇恨的感情。他写道，“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他只能“在悲愤中沉静下去”。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三、说也无济于事，无损于那些“有实力的人”即反动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他写道：“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

他们……”他启示我们，不能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不以“实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不能解放人民大众。

总之，鲁迅所说的“空虚”感，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诉与揭发。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鲁迅也只能用这样委婉的，但却是尖刻有力的话，宣泄他难以忍受的悲痛和愤慨，并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

在《题辞》里，他表现出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他对自己过去的生命和“野草”作了严肃的批判和科学的评价。无论是对过去的生命的死亡，还是对死亡的生命的朽腐，他都“有大欢喜”。因为，他从这里可以知道它“曾经存活”，“还非空虚”。这是过去的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总结。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御用文人的战绩，成为他肯定的、鼓舞前进的坚实力量。这也是和过去决别而踏上新的征途的宣言。但却没有庸俗的哀伤、留恋和叹息的流露。“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力、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在世界观将要发生质的变化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勇于和旧我决裂，辞旧迎新，阔步向前。因此，在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的革命形势下，鲁迅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战绩，他不退缩，不停步，摆脱“颓唐”，继续战斗，彻底革命。于是，他从新的思想高度，对自己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斗争要求。他认为，过去的“生命的泥”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而且“根本不

深，花叶不美……”是自己的“罪过”。这不能只理解为一般的谦虚，这是他对自已的严峻要求。他这样尖锐地批评过去，正是为了激励未来，要更好地进行战斗。他肯定了自己的野草过去是在战斗中成长，也看到它在现实斗争中的必然遭遇。他表示，即便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他都毫不顾惜。而且，他由此可以看到他的野草的战斗作用。他坦然，欣然，甚至将大笑，将歌唱。这何止是仅仅对待《野草》的命运呢！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虽有牺牲，在所不辞，把个人的心血和生命完全贡献给革命，贡献给人民的一篇庄严誓辞！

野草，是过去斗争的产物。因而，他仍然“自爱”它。这也因为野草在当时仍然有现实的战斗作用，有存活的可能性。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未被推翻，黑暗势力还严重存在着。他憎恶那产生野草的黑暗社会。他却清醒地看到了人民的觉醒、反抗和斗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并且把人类的前途、祖国的新生、时代的希望都寄托在工农革命运动上。鲁迅突破了他阶级的、思想的局限，殷切地期待着革命的烈火，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期待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他相信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取得彻底解放。并且，在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制度以及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的同时，使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残渣劣迹、尘垢垃圾荡然无存，使人们的思想面貌随着大好山河焕然一新，直至“无可朽腐”。这是彻底革命的赞

歌。至于他所珍爱的野草，人们夸示的乔木，也都将随着产生它们的旧社会同时灭亡。而作者呢？依旧坦然，欣然，并且同样将以大笑和歌唱来迎接这社会的新生，世界的新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鲜明的阶级感情，彻底革命的精神；可以看到他勇于同旧观念决裂，严于改造思想的强烈要求和坚定的决心。这是他能继续革命，不断前进，终于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造成的“无声的中国”，那“静穆”是不准许你大笑和歌唱的。当然，在作者说来，“天地即不如此静穆”，他或者也将不能大笑和歌唱。这是设想，也是作者的一句谦辞。总之，野草在这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交替时期，确是时代的、历史的见证。但是，他依然殷切地希望它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这实质是对革命风暴的热情呼唤。他曾经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鲁迅全集》一卷三百六十九页）打倒敌人，消除“时弊”，实现理想；他要在死亡与朽腐中赢得社会的新生，赢得人民的彻底解放。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结尾这句话既表示作者对《野草》中流露的某些颓唐心情的否定，更表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烈火锻炼的决心。

综上所述，在这篇散文诗中，作者以饱满炽烈的阶级感情，热情期待新的革命高潮，强烈要求毁灭地狱般的黑暗社会，迫切渴望自我改造，满怀信心地迎接人民革命的黎明，这就是《题辞》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内容。

秋 夜^①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②。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③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④，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

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⑤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⑥，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⑦。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⑧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⑨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⑩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⑪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⑫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⑬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

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迭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④。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⑤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题作《野草一、秋夜》，署名鲁迅。后由作者编入《野草》。

②奇怪而高的天空——比喻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反动势力。

③繁霜——比喻浓厚的白色恐怖。繁，多。

④极细小的粉红花——指在敌人的压迫下，得不到正常的生长、发展，思想有所觉悟，但还不敢正视现实的一些青年。

⑤低亚——压弯，弯折。亚，压。

⑥圆满的月亮——隐喻反动势力。

⑦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这是作者在深夜里一刹那间的感觉，并不是月亮真的向东边移去。

⑧蛊（gǔ古）惑——诱惑，把人们的心意搞乱。

⑨夜游的恶鸟——隐喻反动势力。

⑩吃吃——形容仅仅出声的笑。

⑪灯火的带子——油灯中能旋起旋落的棉纱带，即灯芯。

⑫丁（zhēng争）丁——小虫撞着玻璃的声音。丁同铮，象声词。

⑬小飞虫——即下面的小青虫，比喻追求光明的青年们。

⑭梔（zhī之）子——常绿灌木，叶椭圆而厚，夏天开白花或淡黄色的花，香气很浓。据《万花谷》记载：“孟昶十月宴芳林园，赏红梔子花，其花方出而红，清香如梅。”可见梔子也有红色的。

⑮奠——祭。

分 析

《秋夜》写作的一九二四年九月，正处于“五四”落潮时期。这时，新文化阵营也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由于当时鲁迅尚未与工农群众取得直接的联系，没有认识到自己仍在坚持着的战斗实际上是当时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因而这种情况使他感到分外寂寞，仿佛自己只是一名游勇，在荒凉的沙漠走来走去，尽管武器扛在肩上，却颇有一种前途茫茫的彷徨之感。这种思想局限自然是他的进化论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鲁迅，